

苏文平 译

让·艾什诺兹

格林威治子午线

EAIS 36
实验艺术丛书



让·艾什诺兹

格林威治子午线

苏文平 译



湖南美术出版社
实验艺术丛书
2004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格林威治子午线 / (法) 艾什诺兹著; 苏文平译.
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04
(实验艺术丛书)

I. 格... II. ①艾... ②苏... III. 长篇小说 - 法国
- 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06935 号

出版说明

《实验艺术丛书》着眼于 20 世纪以来 (特别是 1960 年之后) 世界艺术中普遍存在的探索、实验和革新的精神, 通过出版作品、论著、评论、传记、访谈录等, 分别展示美术、文学、电影、戏剧、音乐、建筑、摄影等各项领域中的实验成果, 并呈现产生这一成果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背景。本丛书自 1992 年起陆续出版, 旨在为中国当代艺术工作提供文本参考和理论研究的机会。

《实验艺术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策划: 萧沛苍 陈 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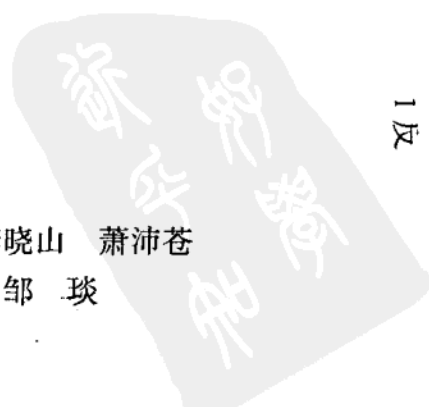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: 李路明

分类主编: 李路明 (美术、摄影) 陈 侗 (其他)

编委: (按拼音字母为序)

陈 侗 费大为 (法国) 侯瀚如 (法国) 李路明 李晓山 萧沛苍

杨诩苍 (德国) 杨令飞 杨小彦 张晓强 邹建平 邹 琰



Jean Echenoz
LE MÉRIDIEN DE GREENWICH

© 1979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

© 2004 pour la traduction by Les Éditions d'art du Hunan

根据午夜出版社 1979 年法文版译出并获授权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

让·艾什诺兹
格林威治子午线

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·发行(长沙市火焰开发区 4 片)

责任编辑:李路明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地质化工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9.25 字数:170 千字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-5356-1998-3/J·1859 定价:23.00 元

【版权所有,请勿翻印、转载】

邮购联系:0731-4787105,邮编:410016 网址:<http://www.arts-press.com/>

电子邮箱:market@arts-press.com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画上有一个人男人和一个女人，背景是混沌世界。男人穿一身海蓝色服装和一双绿色胶靴，女人身着一件白色长袍，这在之前的环境中有些出人意料。你看这个女人时不难想像，她可能腰束一条金色丝带，而且有一些小鸟，就是说一些花朵，永恒地围绕着她飞舞，她的姿态可能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寓意。

事情发生在很久之前的初冬时节。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，在一片斜坡地的坡脊上向前走着。一些分散于地面的椭圆形卵石，粗糙而质轻，有如浮石，在他们的脚下滚动，向坡脊的两侧滚落。由于卵石之间的相互激荡作用，它们形成了一条漫长而杂乱的、噼啪作响的溪流，宛如法语中 R 的没完没了的发音。这两个人物周围的景物被分割成块，划出深痕，有如被刀剃过一般；他们两个，名叫拜伦和拉谢尔。

当我们描写这个当初固定的景象，冒险地将它呈现出来，或者设想其细节以及细节的音色与速度，想像其可能的气味、趣味、意志及其他属性的时候，所有这些东西都引起了一种怀疑。但愿我们如此喜爱的这幅图景，作为图景所体现出来的对于现实本身的某种怀疑，能够翱翔在我们的想像之中。它可能只是一种隐喻，但也可能是某个任意故事的目标、中心、载体，或者借口。

拜伦和拉谢尔走了一个多小时，穿越了四公里高低不平的地面，然后到了俯瞰大海的一处悬崖的边缘。在找到通向下面的一条路径之前，他们沿着小洼地走了片刻。那条路径是由残破的梯级、小梁柱、生锈的栏杆、腐朽的绳索、木板以及其他东西做成的。路的下面就是石头和海水。

他们朝着空旷的天边观望了一会儿。拜伦坐在地上，拉谢尔把一只脚伸到水里。

——水很凉，她说。就是这里吗？

——我想是的。

——你觉得这像是阿博加斯特描写的地方吗？

——所有这些地方都很像，拜伦说道，所有的描写也一样。

——就算是吧，拉谢尔说。

——玫瑰礁并不存在，他是个撒谎的人。何况，人们有的是时间。

——就算是吧，她重复道，一个玫瑰礁。

她坚持着。

——这不是那个地方，必须登上朝北的那个坡岸。

——我认出来啦，拜伦说，这不是那个地方。咱们到那里去吧。

在这段较为宽裕的时间里，他们接近了那个地方。在一个半圆形的如同一大床的灰沙小海滩上，他们停了下来。那海滩的基础，留有大海疆界的痕迹，而且经常被那些跌落、衰落、互相撞碎或失落在它上面的海水的流动所改变着。那些基础好像一直处在被海浪吞并的境地，它们时而被完全覆盖，时而被暴露无遗。这一层沙滩的边际总是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，它似乎是一片不属于人类的土地，一片由大洋向陆地争夺而来的边界地区，就是说每次海浪冲击之后留下的地域，仿佛是作为挑战给陆地留下的标志，又仿佛是战场上人们遗弃的破损的武器；海浪经过之处所形成的青苔和鸟群的痕迹，就像是一些被撕裂的花边似的。这也许更像是一部小说，而不是一个故事。

他们把衣物放在岩礁之上，在沙和水之间缓慢移动，如同浸在没肩的、洁净而寒冷的水中。那些最为猛裂的波浪突然向他们的脸部袭来，大量的液态盐灌进了他们的耳朵和鼻子，弄得他们喉咙酸痛，眼睛灼烫。他们依靠着那变软的岩粉层，拥抱在一起。那些钙质的或者硅质的颗粒印在他们变硬的皮肤上，片刻过后，下一个涌来的波浪又把它们打落下来，好像这个二元的环境，海水和岸石的环境，要把它的组分覆盖在他一人身上，而且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，哪怕她正处在爱恋之中。他们长时间地这样待

着，任凭那不规则的波浪簇拥、拍击他们的身体，决定他们的身姿。他们闭着眼睛，紧紧地搂抱着，漂游在一口抽象的井里，一个既无重力又无时间的空间里，而其中，打个比方来说，一些小天使和鱼儿们，轻擦着身体、交错地游过。

他们互相奉献着，直至感到身体有些不适；然后他们休息，直至感到有些寒意。他们肩并肩地仰卧着。他们从齐腰深的水中挣脱出来，犹如推开了被单。拉谢尔的头发遮住了拜伦的脸。他们站起来，又走进水中，朝着外海，朝着天际线游去。好像他们又远离了海滩，几乎就畅游在大海里，他们试图在液体的深渊里交媾；他们没有成功。他们又回到干沙的凹陷处，躺在那些岩石中间。

后来他们又出发了，沿着海岸向北走去。他们又登上了悬崖。行走当中，拉谢尔瞥见其右方的陆地内部，有个瘦高的灰色水泥柱子，竖立在一片野蛮的灌木丛中。那些有光泽的阔叶，懒洋洋地伸展于高柱的周围。那个巨石建筑物好像很古老；它的侧面蚀痕斑斑，它的基部已长满青苔，其周围形成了一层厚厚的、绿色和棕色毛毡一样的东西。

——这是格林威治子午线。拜伦低声说道，就像看见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。请不必注意它。

——这是什么？

——日期变更线的一个点。他又低声说道，仿佛那根柱子长着耳朵。那条线把这一天与下一天分开。这个岛很小，确切地说它是个孤岛。只是在很晚的时候人们才发现

了它，而那时子午线经过之处已被确定。当时这里没有人，那是正常的，因为这里不适宜居住。人们没有为这么一点小事而认为，必须改变子午线经过的地方。

他们停了下来。拉谢尔一声不吭，眼睛盯着那个荒谬的界标。

——这是一条弯曲的子午线，拜伦继续说道，一条弯曲的、会游泳的子午线。它从南极到北极潜入水中，不经过任何其他的陆地。我想像，生活在一个一天与次日相距几厘米的国度里，那是很难理解的，人们有可能同时迷失于时空之中，实在难以忍受。只有这里的子午线经过陆地，我们已经看到它从此处经过。人们本来能够砌起一堵墙，把这个小岛分为两个日期的。

——那就好啦，拉谢尔说。

——不过，那也许是危险的，拜伦含糊其辞地提出异议。

——到这里来。

她已经跑了起来，他紧追着她。好像他们在跑动中要休息一下，他们在日期转换的界桩脚下，躺在了那些有光泽的阔叶新床上，搂抱着，在昨天和明天之间滚动，扮演着一个无法确定日期的今天的角色。

最后，他们到了阿博加斯特指出的地方。其实，它很像该岛四周的许多地点，不过它拥有露出水面的一系列礁石，形同角鲨的鱼翅。那些最为突出的、离得最远的礁石，由于一种橘黄玫瑰红霉菌的大量繁殖，仿佛替代了航

道的标志灯。这一次，他们在悬崖的边缘等待着。而后来，船就到了。

这是一艘两侧装备着火炮的帆船，就像今天人们能够在封闭的瓶子里或者在约瑟夫·韦尔内的油画上看到的一些帆船。它慢慢地驶近海岸，玫瑰礁的海角。

——它不会不引起注意的，拉谢尔说。

——是这样的，拜伦说，我想它是故意这么做的。人们从来不会想到来这里寻找你们。古特曼可能派人搜寻渔船，监视所有的渡口，甚至所有的海路，可是，将永远不会找到这个地方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这是经过考验的一个老花招。

有人从帆船的甲板上给他们打手势；拜伦挥舞起他的手臂。在一个侧影和另一个侧影之间，不可能有更多的交流。在帆船上，人们忙于将一条小船放到海里。小船上的其他四个侧影，划着桨，开始向悬崖，向他们进发。

他们长时间地拥抱着。拜伦突然想到，他们就要停止拥抱，然后他们通过一条比当初容易一些的路走下悬崖，小船也就到了。他们可能再一次拥抱，拉谢尔可能在那些侧影中间登上小船，而此时，那些侧影也就变成了脸庞、身驱和身上的衣物，一切都变得明确而具体，互不相同了。而且，那些人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划船，充分施展他们肌肉的力量了。拜伦可能看着小船远去，并在片刻之后开始攀登悬崖，不时地回首张望。拉谢尔也会回首示意，只要他们的眼睛依然能够看清对方的脸庞。之后，当他们之

间只能看到对方的侧影之时，拜伦便不再回首张望。他将重新走过四千米的细沙地，回到宫殿里。

一切就这样发生了。除此之外，他最后一次转过身来，登上悬崖之巅，眺望大海。那艘帆船，在一种漫不经心的、出人意料的或者漠然的飘泊中，缓慢地变成了一片白色。它很大。拜伦先数它的桅杆，然后数它的风帆。

这个时候，在所有的这一切当中，那些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和○的数字，以黑而模糊的大号粗体字形式，在一种被瞬间即逝的尘埃所扰乱的灰白底色之上，飞快地、一个接一个地显现出来。而紧随其后，那些字迹不清的、颠倒的黑色印记，也以同样的速度在黑色背景上呈现出来。然后，那个空间突然变成了一个高大的、光亮耀眼的白色矩形，清晰地显示在黑色背景上。那个背景被照亮了，那个矩形变得苍白了，那个作为载体的墙壁也显露出来了。

所以这不是小说，这是一部电影。那胶片盘在轴上疯狂地转动着，片头猛烈地击打着空气。乔治·哈斯停住放映机，取下片盘，其拇指和食指在赛璐珞片的棱边上滑动。然后，他把放映机锁在一个棕色的板箱里，并把箱子放在一个红木柜子的最底层，置于其他的箱子中间。那个柜子高大，备有各种尺寸的抽屉，是一个英国人于十七世纪制造的。

乔治·哈斯的办公室位于奥斯曼大街一幢楼房的三层。那房间有一个健身房那么大，办公桌如同台球桌一样大小。墙壁上开着两种窗户。沿街的一面是小窗户，装有暗色窗帘和双层玻璃。相反的另一面墙上，是装有柔软而平行的、可转向长薄板窗帘的大窗户，面向一个公园似的、井井有条的大花园。一些快乐的园丁散布在花园的小径上。他们身着蓝色帆布围裙，头戴黄草帽，挥舞着小喷水壶，跑动于花丛之间。从屋子里往外看，根据你看的是花园还是大街，那外面的天气并不是完全一样的。

大桌子上几乎是沙漠；留在桌上的几件东西，把沙漠变成了水晶、皮革或纸板的绿洲。乔治·哈斯把他的靠背椅拉向桌子，并按下一个按钮。那按钮点缀着一个海螺形的、凿有许多小孔以利声音通过的胶木绿洲。哈斯在海螺里置入一个多音节形态的句子，然后稳坐在他的椅子上。

他一面等待着单音节词的声音迸发出来，一面简略地环顾那个四边形的空间。墙上有几幅油画，其中有一幅大个子莫诺利的纯蓝油画，画的是奥尔赛火车站旅馆的走廊；还有一幅伊夫·克莱茵的单色纯蓝油画，但色调有所不同。还有一幅是奥迪隆·勒东为埃德加·波题献词的石板画，题名《眼睛，仿佛一只奇怪的球，朝着无限飞去》。那东西像一个气球，一个当作气球的巨大眼球，下挂一个作为吊篮的平台，一个被砍掉头颅搁在台基之上。那可怕的玩意儿飘浮在半空中，处在朦胧的海景的上方，其前景是一种难以确认的植物，令人想起一株粗壮的蓝蝴蝶花，或者一株矮小的龙舌兰花。

在那幅石板画的下方，在一个立柱的顶端，装有一件来自伊兹密尔的陶器造型，体现想像中的独眼巨人波吕裴摩斯的模样，其前额饰有一只隆起的眼睛。然而，如果尊重那个家喻户晓的独眼巨人的独眼形象的话，作品的作者就不会认为抹去另外两只眼睛的痕迹是适当的了。在它们的位置上，两只闭合的眼睛，隐约凹陷的眼睛，好像存在于脸上并遮住了两个黑洞，同时让人设想，在其前额上长出眼睛之前，也许波吕裴摩斯已摘除了两个眼球。

哈斯心想，为了什么另外的理由，雕刻家能够保留这双眼睛的痕迹；也许是因为神话有其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；抑或是出于某种冲动，要利用那两条非常平滑的、从耳朵延伸到鼻梁的泥痕，取代那一双眼睛，好像为脸部增添一种象征，而不是删掉另一种象征，这样所冒的风险较

少。但是自那时以来，波吕裴摩斯再也无所畏惧了；他好像被戴上了一头滑稽可笑的假发。描绘一个魔鬼并非易事，哈斯想道。那个匿名的伊斯密尔人，像奥迪隆·勒东一样，因为过度谨慎，因为强加人类一只眼睛而失败了。还是他，奥迪隆·勒东，在其展出于奥特洛博物馆的独眼巨人身上，由于把波吕裴摩斯的整个头颅缩小为一只独眼而失败了，且不说其他的器官。一只巨大的眼睛占据着一个巨大的头颅，而且是蓝色的；还有其他的过分之处。

海螺发出一个简短的低音，意味着单音词开始发音了。哈斯抬起眼睛，朝着办公室的门望去。普拉东从外面推门而入。

哈斯五十岁上下，普拉东三十岁左右。和普拉东一起进来的那个人，与其年龄相仿。他身材瘦小，且衣着颜色很不协调，戴一副镜片极厚的有如放大镜的眼镜。当普拉东带着他朝一个扶手椅走来时，他却向哈斯走去。

——我犹豫过，鲁塞尔，哈斯说。

——他们都犹豫不决，鲁塞尔边说边坐下。其实，这是正常的。

——对于你能否同意，我一直没有把握。甚至今天，我仍然不知道。

——这是您的权利，鲁塞尔承认。可我，将为您作出保证。要做的是什么事呢？

哈斯向他的秘书打了一个小小的手势。

——有人失踪了，普拉东说。实验室的一个研究人

员，带着一份哈斯先生希望收回的文件消失了。哈斯先生的女儿好像也和他一起走了。哈斯先生也想把她一起找回来，虽然这两个问题显然是不同的。

——你对此事有个整体的概念了，哈斯设想道。

——非常清楚，鲁塞尔说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图示说明。咱们继续。

——等一下，哈斯说。

——在继续下去之前，普拉东评论道，哈斯先生希望了解你的工作概况。

——这是理所当然的，鲁塞尔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件扁平的小东西，递给他。我的简历。

普拉东打开赛璐珞包装，从中取出一个小胶卷，跟前一个胶卷属于同一种类型。他向那个独眼巨人走去，而且启动了隐藏于古人颈后的发条。那头颅在看不见的铰链上旋转时分成两半，于是装在波吕裴摩斯脑袋里的一架微型放映机就显露出来。普拉东把片头塞进放映机的齿轮系统里。他拉下窗帘。那些窗帘的薄片像平行的眼皮一样闭合起来，形成了一面墙壁。然后，他启动了放映机。

那只突出的眼睛闪烁着，在屋内抛射出一束锥形的亮光，如同发光的漏斗一般，将那些平常看不见的浮尘物质化了。与此同时，从镶嵌隔墙的档板里飘出一个声音，更确切地说是开端的声音，是载体或者一个未来声音的轨道。它本身是可以被觉察出来的，但音色平淡而空虚，略带前颞擦辅音的色彩，仿佛是干扰的喀喀声，又仿佛是断

续的、低沉的摩擦声。当音乐进入轨道的时候，哈斯和普拉东转向了独眼巨人所面对的墙壁。鲁塞尔没有动弹，依然坐在他的扶手椅里。他的视线，透过那一双巨大的、有如睡眠的或者保持警惕的昆虫眼睛的玻璃镜片，一直向着面前的办公桌望去。

音乐是双元的，示意图似的，被夸张了的；在音乐的间隔之间，有一些玻璃的叮当之声和模糊的谈话片断。形象也是模糊不清的；人们从中分辨出一些鲜艳的色彩；普拉东看得真切。

在一个夜总会的狭小舞台上，一个女人正在脱去衣服。人们瞥见，幕后有个比她年长的男人，一边瞧着她，一边逐件地捡起、折叠那些抛向他的衣物。在这一过程之后，那个年轻女人有节奏地晃动几分钟她身上剩余的东西，然后就退到了后台。

帷幕落下了，寥寥的掌声止息了。

——晚安，卡拉，男人说。

——晚安，阿贝尔，女人说。

人们以这种方式知道了他们的名字。他走近她，把一小包折叠好的衣裳递给她。

——从来没人想念捡起这些衣裳的人，他自我怜悯地说道。

——只要有人捡起这些衣裳，卡拉叹息道，我就没有丧失一切。

一个观众在观众场地外面探头探脑。他腋下挟着一个

黄色塑料包，用痉挛病人的目光注意卡拉。阿贝尔不得不驱赶他，令他走开；他后退着走了出去。

——每天晚上都是这个样子，阿贝尔一面走近她一面说道，必须战斗。

——我今晚等候一个人，卡拉说，一个美国人。你一定要让他过来。

阿贝尔表示同意。他瞧着她。她解开围在她脖子上的红带子，那是她在舞台上结束脱衣舞时保留的惟一饰物；她现在是尽可能地裸体了。这个夜总会年复一年的经营管理，在阿贝尔和裸体之间慢慢地筑起了一堵高墙，一堵不透风雨却相当透明的屏障，使他防止了由于过分激动而引起的浑身战栗。通常，他总是毫无表情地来往于那些裸体的、涂脂抹粉的、冷漠无情的身体之间，犹如一把解剖刀，从一个肝脏跳到另一个肝脏。然而，他瞧着她。

——注意，她微笑着说，你应当同你自己战斗。

他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上，喉咙里吞咽着东西，一阵傻乎乎的局促不安使他脸上发烧。卡拉又微笑起来，朝着楼上的包厢走去。阿贝尔在幕后转悠了一会儿，忧心忡忡。然后，如同生物的趋向反应一般，他向酒吧走去。

包厢里一片狼藉。卡拉坐在一个大圆镜子前面，镜子的边缘装有一些裸露的灯泡，而且多数灯泡灼热烫人。在重新化妆之前，她要卸妆。当有人敲门的时候，她赶紧起身，跑过去开门。而一旦门开之时，她却在激动之中突然地把门停住。她机械地把双手叉在胸前。